

玩噱头，赌概率，欺诈营销……

说是公考培训，倒像赌场暗坑

今年，为缓解就业压力，不少省份公务员招考增加了招录职数，公考报考一时火热。记者深入公考培训机构调查发现，当前火爆的公考培训背后，暗坑着实不少。

玩噱头、赌概率，“不过退款”稳赚不赔

近几年，以“国考”“省考”等为代表的公务员考试一直保持很高的招录比。辛苦备战公考，仍大概率落榜，让不少考生寻求“上岸”的确定性。瞄准这一需求，一些公考培训机构适时推出所谓的“协议保过”“不过退款”等保证协议。

“如果考不上还能收回学习费用，相当于买份保险。”一名公考考生说，公考培训班主要分协议班和非协议班两种，约定“协议保过”“不过退款”的是协议班。如果考生未通过考试，公考培训机构会根据协议条款全额退款，或扣除部分学杂费后再退款，以弥补考生损失。

在不少考生眼里，即使协议班学费比非协议班高出不少，他们也认为协议班“性价比更高一些”。

2019届毕业生刘昊去年参加东部某市的事业单位考试，毫不犹豫地报了标价3万多的“封闭面试班”，最终被录用。“就当花钱买个心安。”刘昊说。

抓住考生“想赢怕输”的心理，一些公务员培训机构借势甩出“高价有理”的论调，将协议班学费标得高到离谱。南昌市井冈山大道上的华公教育价目表显示：“星火封闭笔试班”1.88万元，“星火笔面协议班”4.98万元，“星火笔面高端协议班”9.98万元。

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4.98万元和9.98万元的班会签“不过退款”的协议。4.98万元班的考生落榜后可得到3万元的退款，9.98万元班的考生

享受全额退款。

宛如“对赌”的“高价培训”是否“有理”？业内人士指出，这些高价协议班看上去是在为考生“兜底”，实则是稳赚不赔的“概率游戏”。培训机构靠设定退费比例来保证成本；靠赌通过率来获取全额高学费；靠占用预收学员资金利息增加盈利——每种花样都能赚钱，不过是赚多赚少的区别。

采访中，有些学员告诉记者，协议班退费其实并非易事，还要通过层层“关卡”——提交退费申请繁杂、申请受理后审核拖沓、工作人员百般刁难，退费犹如“褪层皮”。

今年7月中旬，中公教育因遭学员频繁投诉退费难而深陷“退费风波”，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点名。

欺诈营销坑你没商量

记者调查发现，公考培训市场是一块诱人的蛋糕，全职培训师月收入普遍在1万至3万元，兼职培训师一天数千元。高额利润驱动下，不少公考培训机构“坑你没商量”。

——宣传坑。在微信公众号“江西公考在线”上，一家培训机构声称“领跑本土公考，通过率高达85%”。业内人士指出，公考笔试自然通过率不到10%，面试自然通过率30%多，两相叠加，仅有3%的考生可以“上岸”，所谓85%的通过率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为了占据市场，一些公考培训机构瞄准高校市场，以“借鸡孵蛋”“拉人头”为战术，线上线下齐发力，大肆圈取学员。一名高校学生干部说，培训机构会直接和学校团学干部联系，以“活动经费”的名义塞来好处费，以获得在班会或者班级活动中宣讲的机会。

“拉10个好友入群，两天内不退群就可获得一

份教辅资料；将宣传文案发到朋友圈或者QQ空间，集齐30个赞就可获得礼物……”为了抢占更多资源，不少培训机构还会利用学生线上“拉人头”，以提高市场知名度。

——协议坑。准备参加今年“省考”的钱司，两个月前在一家培训机构选报了4.8万元的协议班。她本以为培训班“贵有贵的道理”，没想到上当了。

“说好了是小班授课，结果300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。”钱司说，“上课后我才知道，报的班无论价格高低，其实都是在一起上课。”坚持了10多天后，钱司决定退课，但是合同协议上没有退课条款。多次争取后，钱司要回4万元退款，剩下8000元被机构以“课时费损失”为由扣下了。

记者将某公考机构的协议提供给律师。律师表示，协议条款更多谈及培训机构的权利，对于退款的限制条件较多，因为是格式合同，考生根本没有

协商余地。

——师资坑。“我报考了2019年江西省公务员考试，笔试通过但面试没有通过，不久我就接到一家培训机构的电话，说邀请我去当讲师。”去年大学毕业的唐芬说。

赵洁刚刚辞去一家培训机构的讲师工作。她说，她所在的培训机构里，有近半成员是公考落榜后立即转来当培训老师的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有的培训机构对师资有一定的要求，但不少小型培训机构直接从公务员考试落榜学员中选人做培训讲师。

“在有些培训机构，你只要表达流利，能够对着答案讲题就可以上岗。”一名在职培训讲师说。

为了减少成本，不少培训机构极少聘用全职培训老师，只是在备考期才请兼职老师来凑数，而这些兼职老师水平良莠不齐，往往缺乏责任感。



难维权、作用微，公考培训待降虚火

针对公考培训的市场乱象，记者采访了多个部门，得到的答案都很“简洁”。

对于师资问题，人社部门表示，公务员培训并非技能培训，目前对培训机构的师资没有硬性要求，更无公务员培训师职称之说；就价格问题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，培训机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“价格高低管不了”，只有“不明码标价”“不履行承诺”等行为才会管。

实际上，由于缺乏行业标准，无行业协会和相关法规监管，且对从业人员无准入门槛限制，公考培训行业虽乱象丛生，考生却很难维权。

“培训机构之所以敢漫天要价，

正是因为抓住了考生求快求稳的心理。”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王玉杰说，平时知识基础弱、学习能力不够的考生，很难通过突击培训实现“翻盘”。

江西省委组织部一位担任过公务员面试官的干部认为，在面试中，考生的问题把握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是很难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的。有的培训班会教考生一些所谓“套路”“诀窍”，“而这对考生并非有利”。

多方人士认为，有关部门应及时清查和规范公考培训市场，打击虚假宣传，加强价格行为监管，让公考培训回归理性。

(据新华社)

“众筹”买楼、抱团养老 21年后……

上海一群老人捐出一幢楼！图的啥？



曾在“慈舟养老院”生活过的老人及其子女在门口留影

“众筹”买楼

最近，93岁的上海老人浦逸敏和她的老伙伴们实现了第一个心愿——把曾经“众筹”买下，用作互助式养老院的小楼捐给了村委会，让其继续为村里老人服务。“听说这里会被改建成老年活动室，还有午饭供应，我很高兴，它可以继续发光发热了。”浦逸敏说。

5元、10元、100元、3000元……21年前，老人们经过商议，以时髦的“众筹”方式买下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葛隆村的一幢空置二层小楼，取名“慈舟养老院”，意在互助养老、同舟共济。十里八乡的老人都喜欢这种养老方式，最多时楼里同时住了22人，大家互帮互助、和谐融洽，享受着“无限好”的夕阳时光。

近些年，有些老人离世，有些老人不得不住进医疗条件更好的护理院。而入住者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，是“家门口”的养老服务逐步健全，老人已经有了更多去处。

曲终人散，佳话流传。粉刷一新的老楼，正迎来新的生机。

眼前的浦逸敏，身材瘦小，但精神矍铄，一头银发打理得整整齐齐，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容。

20多岁时，江阴人浦逸敏来到上海谋生，退休前是基层医院的一名医生。医者仁心的她，数十年来保持着吃素的习惯，也由此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人，大伙儿经常聚到一起。

“既然这么谈得来，不如住在一起养老好了。”看似玩笑的建议，其实不少人都记在心上。有的老人觉得，自己吃素，和家人的口味对不来；有的老人想把本就不

大的房子腾出来给小两口住；更多人是因为儿女都忙，自己在家也无人陪伴……

“真能住一块儿就好了。”浦逸敏也这样想。

1998年的某天，老伙伴带来消息，嘉定区外冈镇葛隆村132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搬迁，两层小楼空出来了。“能不能就买下这幢楼？”大家提议，请文化程度最高的浦逸敏去和对方谈谈这事。

听说老人买房是为了养老，农村信用社非常理解，“谈判”顺利进行。1999年元月，双方签订协议，总面积约

200平方米、造价超过6万元的小楼，算上折旧，最终以5万元的价格将使用权转让给老人。

消息传开，大家热情高涨，5元、10元、100元，最多的一笔超过3000元……记者在当年账本上看到，共有230余人次参加了“众筹”。“很多老人其实没有入住需求，只是为了献份爱心，帮我们实现这个心愿。”入住老人陈季芬说。

小楼买下了，很快迎来一位又一位入住者，一段“互助养老”的时光开始了。怀揣美好愿望，老人们将小楼起名“慈舟养老院”。

木质地板覆盖了原先的水泥地；楼梯加装了扶手，卫生间也进行了适老化改造；健身器材、电视、录像机一应俱全……老照片里，“慈舟养老院”的生活条件并不比外面的差。

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养老院，没有院长、没有护工、没有厨师，一切都是要靠老人们自己——你帮我，我帮你。为此，住进小楼也有要求：生活必须能自理、吃素、每月交100元水电费。

陈季芬回忆说，最多时小楼同时住了22位老人，虽然人多，却相处融洽，几乎没有发生过争吵。“我

回忆过去，浦逸敏很感谢葛隆村村民和爱心人士的

“抱团”养老

他们轮流做饭；公共区域卫生也轮流打扫，就像小学生“值日”；有人身体不舒服，大家会一起照顾。门口还有一片菜地，种了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、丝瓜等很多菜，实在没有的，就结伴去村口买，另外子女们也会送些来。

入住老人徐凤英的女儿张琴就经常带着菜或生活必需品来看望老人，并帮助做些家务。“妈妈就喜欢这里，说这里的老人都不爱计较，过得舒舒服服。生病了我们把她接回去，病好了就吵着要回来。”

浦逸敏很感谢葛隆村村民和爱心人士的

帮助。“我们大都是外村甚至外区过来的，但村民没把我们当外人，瓜果蔬菜熟了，会给我们送点，年轻人会帮我们扛米面、柴火等重物。我们还遇到一个做窗帘生意的老板，自己掏钱帮小楼重新装修了窗户。这些善事我们都记着。”

村民尊重老人，老人也回馈村里，并从中收获一份尊重。浦逸敏干起农活，每周都会去村里的药师庙，为村民免费量血压、针灸、检查一些小毛病；村里的小孩也喜欢和老人们玩，小楼成了他们放学后的临时“托班”……

再迎新生

没有人敌得过年岁的增长和疾病的来袭。十几年间，“小老人”逐渐高龄，其中有的离开了人世，有的身患疾病或自理能力变差，不得不转入条件更好的护理院。与此同时，“家门口”的养老院多了，居家养老条件也在逐年变好，没有新的老人再来联系浦逸敏，小楼也就到了“退休”的时候。

2015年夏天，徐凤英老人再次摔倒，张琴实在不放心让母亲回到小楼，选择入住了一家老年康复中心。徐老的搬离，终结了“抱团”养老的时光。

2017年，在小楼独自居住两年后，浦逸敏也因身体原因离开，入住上海嘉定双善养老院。该怎么样处理这幢楼？浦逸敏认为，当时是很多人共同买下了小楼，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以后也不应该被个人占有。“仔细想想，你只能把它捐给集体，让它为老百姓服务，去发挥更大的价值。”

200平方米的小楼，按上海现行市价，已超过500万元，但就像当年买楼一样，浦逸敏捐楼的提议得到了老伙伴们或其家人的致同意。

“我们很支持老人的决定。这些年来他们好几次为地震灾区、留守儿童、身边的困难家庭捐款，房子更是带不走的东西，他们一定会把它留给更需要的人。”张琴说。

今年6月，葛隆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陈学锋代表葛隆村，郑重地接受了老人们的房屋捐赠。大家一起在小楼门前合影时，浦逸敏对陈学锋说：“取之

于民、用之于民。一定要让这幢楼继续为村民服务，这也是我们向葛隆村表达的最后谢意。”

目前，居住在葛隆村的60岁以上老年人有500多人，全村现建有一处日间照料中心。陈学锋说，葛隆村正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，村里初步考虑把这幢楼改造成有助餐服务的老年人活动场所。同时，会把一个房间还原成老人互助养老的样子，作为小型展示馆，留下温情回忆，铭记老人善举。

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。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全市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18.12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35.2%。近年来，上海着力推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充分、平衡发展，提出“到2020年，农村每个街镇至少建有1个标准化养老院，纯农地区村组睦邻点实现全覆盖”等多项具体目标，并强化考核机制，确保任务完成。

“谁都希望养老不离乡邻、不离乡音，好在现在养老院、睦邻点都离家不远了，还可以叫护理员上门服务，再像之前那样选择‘抱团’养老的肯定就少了。”陈学芬说。

但“抱团”养老的实践却带给基层干部诸多思考。外冈镇党委书记李雪表示，浦老他们之所以有较强的幸福感，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邻里互助的过程中感到被尊重和被需要。硬件提升以后，农村养老还要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上下更多功夫，带给他们更高质量晚年生活。”

(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)